



評註

左傳文法舉要

全

694



和
694

清 方望溪 評
日本 竹添先生 校閱
全壹冊

左傳文法舉要

明治十七年甲申九月



左傳文法舉要

清 方望溪 朱評

日本 竹添先生 校閱

竹添利鏞 鈔錄

齊無知之亂

韓之戰

城濮之戰

邲之戰

鄢陵之戰

宋之盟

左傳文法舉要 目錄

井々竹添先生鈔錄

評歷代古文鈔

左傳鈔	國語鈔	國策鈔	史記鈔	漢書鈔	八家鈔	歸餘鈔
第四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定價金壹圓二十錢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三十錢	六十錢	五十錢	二十錢	金三圓	金壹圓二十錢

右鈔本專論文非講其義也蓋左國以下卷帙浩瀚學者或難於涉獵於是採其粹錄以為卷以示作文之法其便也大因梓以頌同好

儲越漁云科段關鎖合離斷續草蛇灰線宛轉關生可以定文之結構也敘次剪裁明肅簡整行若游龍止如勒馬可以長文之筆力也其寫招傳神鬚眉欲活抑揚唱歎餘味曲包可以增文之聲色態度也此語最得作文之法凡讀古文不得不依此法不獨此鈔為然

明治甲申七月

奎文堂主人識



前半叙襄公之弑分兩截看前截揭明作亂之人與作亂之由頭緒極清楚後截是見弑正文叙次極變化因田而見彭生因見彭生而墜車喪屨因喪屨

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莊公八年九年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邱齊地今山東臨淄縣西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蓋以瓜熟之時而使之往戍與之期戍公問約曰明年及瓜熟之時則遣代不至也問命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僖公之母弟襄之叔父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亂之宗因之以作亂衣服禮數品秩一如適子襄公既立而絀減其恩數連稱管至父因無知之怨而奉之以作亂連稱有

而鞭徒人費因
鞭而走。出遇賊
由是而先入。由
是而伏公。出關
或死于門中。或
死于階下。或死
于床。皆為見足
于戶下。作煊觀
徒人費。石之紛
如孟陽。三人皆
為襄公作煊觀
情事極忙亂。層
次極詳細。前
後皆叙入中。雜
一鬼讀者至此
必謂襄公被弒
由于厲鬼。孰知
不然。讀至費請

先入將謂行弒
老必此人矣。又
不然。遂入之下
自然應叙弒公
矣。却又殺孟
陽于床。一閃又
何其曲折變化
也。
中段是前後轉
樞無常而慢繳
前幅襄公被弒
根由二公子出
起後幅桓公得
立緣起。
後半叙桓公之
立。亦分兩截。看
前截叙桓公之
所以入立。後截

左傳

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間公之。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無
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楚。遂田于貝邱。姑楚。今山東博興縣東北。
貝邱。在博。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皆妖鬼。按魯桓公與文
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車。拉
而殺之。魯人請于齊。殺彭生。蓋齊襄淫其妹。使彭生殺之。後因魯
人之請。殺彭生。以藉口。死非
其罪也。事見桓公十八年傳。公怒曰彭生敢見。見彭生既死。敢射
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
反責取所失之屨。於
徒役之人。名費者。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
帶說帶做。入。神。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祖而示之。皆信之。費請先入。之賊。已至于門。賊劫費
而束縛之。費謂賊曰。我亦有怨。奚為御女哉。告之。被鞭。伏公而出。
而祖衣以示之。皆賊見其背創而信之。費請先入助賊。伏公而出。

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告公以亂而匿之。復出鬪而死。
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
下。公匿戶後。其足獨出。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鮑
叔牙傅。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
吾。召忽。糾。傅。奉。公子。糾。來。奔。皆。信。公。之。子。襄。公。之。弟。也。鮑。梁。以。為
皆襄公之子。啖氏。趙氏。程子。胡傳。皆主之。今不可考。又三傳註疏
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程子。胡傳。皆以子糾為弟。小白為兄。未
知孰是。然以夫子論管仲之義。詳之。似應從程子。胡傳說為近。
莒雖小而近。魯雖大而遠。近齊則事机皆得知之。此小白所以先
入也。亂將作。而鮑叔奉小白奔莒。亂作。而
管夷。奉。子。糾。奔。魯。鮑。叔。自。是。高。夷。吾。一。等。初。公。孫。無。知。虐。于。雍
廩。夫。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穀梁
齊無知之亂二

左傳

齊無知之亂二

叙管仲之所以
相桓。於桓公
入後。即特起管
仲。齊桓四十餘
年。伯業已發軔
於此。此左氏大
着眼處。

左傳

不及大夫。大夫不名。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納者不
無君也。盟納子糾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納者不
受而強致之。詞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秋師及齊師戰于乾
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秋師及齊師戰于乾
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
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公既敗師。失其戎車。恐是以皆止。
止獲也。皆迫。以不得。不從。命。勤。直。
為齊所獲。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
故託不辭。管名讐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讐。甘乃殺子
糾于生竇。魯地。今山東曹州府比魯名忽死之。管仲請囚。名忽。義
從子糾而死。管仲知鮑叔必受之。從容。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
欲薦已。故請囚繫以界齊。今山東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鮑叔
解夷吾縛於此。因為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奚。高奚。齊

蕭何一派。眼孔。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此公從鮑叔之言而相管仲

知我者
鮑叔也。

此篇分三段看。前段叙襄公之殺。後段叙桓公之立。中一小段。
前結裏公之案。後起桓公之事。為一篇樞紐。忽捕使間公。
不鮮所謂。直到遇賊于門。乃知姑焚之。遊正稱妹伺其間。以約
賊也。伏公而出。鬪不知如何。伏法。直至殺孟陽于牀。見公足于
戶下。乃知費之。先伏戶下。而使孟陽代公也。亂將作。亂
作。見子糾。糾小白。見幾有。遲速之。不同。伐齊。納糾。自莒先入。見子
糾。師來言。寫齊勝勢。極其整暇。名忽。並請。意在管仲。正是齊
人。愚魯之詞。管仲。已得。前。半。托。起。後。半。齊。桓。管。仲。之。計。此。為
齊國患難。啟霸之文。以前。半。托。起。後。半。齊。桓。管。仲。之。計。此。為
作法之妙。各批盡之。
方望溪曰。左氏之文。有太史公不能及者。如此篇謀亂之始。連
稱管至父。與無知。交何由合。何以深言相結。而為亂。謀連。稱如

左傳

齊無知之亂三

何自言其從妹何由通無知之意於宮中而謀伺襄公之間若
太史公為之曲折敘次非數十百言莫備此但以因之作亂及
使間公二語隱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作亂之時連稱之
妹如何告公出之期無知與連管何以部署其家衆何以不襲
公于外而轉俟其歸何以直入公官而無阻間非數十百言莫
備此則一切雜交直敘公田及徒人費之鞭而以走出遇賊于門
遙接作亂騰躍而入匪夷所思費入告變襄公與二三臣倉皇
定謀孟陽如何請以身代諸臣何以伏公於戶下費與石之終
如如何相誓同命以禦賊非數十百言莫備此獨以伏公而後
出關一語隱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其尤奇變不測者後
無一語及連稱之妹而中間情事皆包孕于間
公二字蓋戡謀所以無阻皆由得公之間也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僖公十五年

晉侯夷吾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
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

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
驪姬之亂誣無畜羣公子

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執政里平等既而皆背之既入國而殺里
以下二事主上皆實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入國而不與秦城見
散中忽練

之粟秦餓晉閉之糴年十四
秦伯伐晉下徒父筮之吉
秦之

秦伯伐晉秦伯伐晉方
備秦晉侯失德而東
通篇脈絡皆總貫
此

從筮詞內伏獲第二段就秦寫
從筮詞內伏獲

左傳

秦敗晉于韓

此 秦伯伐晉方 備秦晉侯失德而東 通篇脈絡皆總貫

第一段叙戰之緣起秦直晉曲勝負之机不戰已決。叙次五事整散奇偶錯綜盡致而文筆簡潔真西山所以獨取之。故秦伯伐晉一句入題。

左傳

晉侯之脉
三敗及韓方云方敘秦蓋伐晉就
並辭敗字突接三敗及韓以敘事常
法論之為急遽而無之為急遽而無
序為衝決而不女然左氏精於義法
非漢唐作者所能望正在此蓋此篇
大指在著惠公為人之所棄以見文
公為天之所啟故敘惠公復諫夫德
甚詳而戰事甚略且不宜詳若
更敘前三戰三敗之地與久則臃腫
而不中繩墨宋
以後諸史冗雜
庸俗取識於世
由不識詳畧之
義耳
弗使方云復諫
遠下自取覆亡
承上敗德下與
詩辭相應

三敗及韓方云方敘秦蓋伐晉就
並辭敗字突接三敗及韓以敘事常
法論之為急遽而無之為急遽而無
序為衝決而不女然左氏精於義法
非漢唐作者所能望正在此蓋此篇
大指在著惠公為人之所棄以見文
公為天之所啟故敘惠公復諫夫德
甚詳而戰事甚略且不宜詳若
更敘前三戰三敗之地與久則臃腫
而不中繩墨宋
以後諸史冗雜
庸俗取識於世
由不識詳畧之
義耳
弗使方云復諫
遠下自取覆亡
承上敗德下與
詩辭相應

絕不費手此虛
寔詳畧互見法
合上一段俱
在未戰前
第四段就晉秦
兩邊寫却從晉
韓簡口中說出
致敗之故至約
戰之語晉矜驕
秦避婉不必兩
兵接刃已知勝
負所在皆伏案
也此段在將
戰時

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
其雄狐三度敗去晉師三敗之後獲其狐之雄者夫狐蠱必其君
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
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
所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秦
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
使言吾君棄信幸災所以召秦以深其寇晉
侯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此夷吾之多忌步揚御我家僕徒為
之由借慶鄭論馬生一波
右步揚御家僕徒為
論馬入微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
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

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久易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不能如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疆中乾狡戾也憤動也
人之志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疆中乾狡戾也憤動也
外雖有彊形而內寔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九月應歲云秋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秦師觀強弱復曰師
少於我鬪士倍我有聞志加倍於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
秦梁求入用其寵所納饑食其粟謂汎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
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也秦有三施而晉無一報是以秦來討
不直其君故解急秦師怒晉無禮故
奮發以此觀之秦之鬪志倍猶未止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四言
夫尚不可狃况晉與秦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
為敵國其可以師狃我乎

語婉甚憤

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甚。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幸壬戌戰于韓原。西韓城縣。晉戎馬還，澮而止。澮，泥也。還，便旋也。小，不調，故墮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慎諫，違下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惠公急呼慶鄭救已，懷戾也。謂違慶鄭之諫而乘小，弗顧。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遂去而弗顧。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

以歸方云，則畫校葉以詳敘晉侯之獲，則重腫失文律也。
核舍從之方云，以上敘晉侯無一事一言之在，於德見其自取敗亡，以下敘晉侯臣僕有生氣所以能歸其君。

唯君裁之方云，穆姬本怨晉侯，又被獲又以死免之，著穆姬之知義正與晉侯之敗德，反對。

制之術，劫之皆為秦歸晉侯作轉局。乃前後文闕接。大夫反首拔舍，夫人登臺履薪。此時晉侯作何面目，不待描寫，醜態萬千。文之妙境，固在無字句處也。乃舍諸靈臺，一句作轉。

夢是踐，豈敢以至。孤哭不寐而與申生言，故謂妖夢事見僖公十年傳。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豈敢至於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瑩，康公名。宏，其母弟也。簡璧，瑩宏姊妹。登，使以免問。服衰經逆，以遭喪之服，迎秦伯以示死，使不得以晉君入也。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絡作提就大夫請入，又一波。請以入。晉侯以入國，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執獲晉侯以歸，以示厚，獲大夫其何有焉？得何所且晉人感憂以重，夫人或自殺，是以喪歸。

秦敗晉于韓三

必歸晉君方五秦伯發德

○乃許晉平一
句為歸晉侯作

第八段就晉厲
見晉多賢臣先
在本國中作一
番布置為晉侯
之歸立脚根。
子金既托卻口
傳君命復用已
意揚君德其定

作爰田方云晉
侯本以背中大夫之賂失眾心故假
晉侯之命作爰田以要結之

庶有益乎方云
晉人懷々有生
氣未戰之前人
皆知君之敗既
敗之後人皆欲
君之歸又與前
天對

以此不和方云
晉人懷々有生
氣

策在置新君其
顛眾仍是感舊
君不講君歸君
乃歸矣。前寫
晉狼狽極矣故
特將晉振作一
番方有生氣古
人文字只是活
潑。一哭一悅
情景如生

第九段就晉秦
兩邊叙而以晉
為主見晉臣答
秦伯之詞能以
國內忠憤之情
狀感動之而詞

左傳

我。謂反首。天地以要我。皇天后土之言。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也。公子縶秦大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十七年，惠公太子圉為質于秦。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周武、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時人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卻乞，晉大夫，瑕、呂飴甥，即呂故。告呂甥，已。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先賞之於朝。故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公太子懷公，眾皆哭。不還。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呂甥曰：君亡之不

左傳

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以下節筮事，合十月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王城，秦地，今陝西朝邑縣東。盟以求成也。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兵甲為難，以立太子圉。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言欲致死於秦，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以待秦歸，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人。

左傳

秦敗晉于韓四

合一縱一控。又能籠絡秦伯。望定歸君矣。○上段爰田州兵兩段策畫。可謂奇謀。此段君子小人兩番議論。可謂奇辯。○歸晉侯一句結清。行將焉入方云。慶鄭不敢逃死。與諸君於敗反對。將死之言。順與諸君之語。犯反對。而後入方云。結止慶鄭之罪。又見晉侯困辱而無能。改德所以為外內所棄。而重耳由是興也。○於其民方云。秦伯於德又與篇首輸粟相抱。本報怨此偏說。

憂感哀懷。謂惠公必不免禍。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言秦既納惠公。復執之。而不立。為晉君。以納晉侯之德。而為廢晉侯之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夫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見其忌刻也。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

以待能者。方云。此篇著意。所以敗為重耳之興。張本。至此始點明。即于秦伯輸粟出。是謂變化無方。○秦伯樹德與晉侯飲怨。及對箕子之言。與佚之言相映。樹德結法不測。并為文公起案。○穆姬起。穆姬收。是小結構。輸粟許賂。收是大結構。

○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秦置官司。即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歸之。

○收入心。立儲貳。益兵甲。先固根本。使敵國知我不可動。且隱然有可戰之勢。自然不敢挾以要我。此實在經濟。洵千古處難濟。變之策。不徒君子小人兩層議論。為千古詞命之祖也。此篇細分之。共作十段讀。若以大片段看之。獲晉侯以前為上半篇。以後為下半篇。上半篇。晉侯之歸。晉侯之獲。步步伏定。文脉紆徐。如春雲吐岫。下半篇。晉侯之歸。晉侯之獲。步步伏定。文脉紆徐。如春雲吐岫。○方望溪曰。左氏長篇。多於篇首總挈綱領。而隨地異形。其變無方。此篇晉惠公以失德致敗。篇首具矣。而中間復諫連下。臨事而失謀。則非平昔敗德所能該也。故因韓簡之論。占忽引詩。以要館前後。而篇中所載惠公之事。與言細大畢舉矣。且失德失謀。以致敗由人。則守義好謀。而轉敗以為功。亦由人。并晉羣臣之感。憂以從君。惕號以致眾。馳辭執禮。以喻秦。皆一以貫之。而慶鄭之去。由已作。亦包括無遺矣。敘事之文。義法精深。至此所謂出奇無窮。雖太史公韓退之。不過能彷彿其二。其餘作者。

秦敗晉于韓五

皆無階而升

左傳

左傳

十一

六

上德也。方云德字。直貫篇末。能以德攻晉侯。惟也。有德故能上德也。盟于斂孟。方云。經書晉侯齊師宋師。

第一段從侵曹。伐衛叙起。蒙上篇。狐偃救齊宋之策。來為戰城。濮作引。尚德二字。前照文教。後照德攻。伐衛畧侵曹詳與。

左傳

晉敗楚于城濮一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

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

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

濟。從汲郡南渡。自衛南而東。夾叙一事。侵曹伐衛。無鐘鼓曰侵。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見前。

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司空季子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

中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今直隸開州東南齊侯以設戍之迫故從晉求援。衛侯成請

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而傳於戰止
列晉之三軍故
具詳齊侯之合
於晉為三卿以
師從張本且明
三國之師分隸
晉之三軍與鄆
陵之戰鄭伯自
為一軍異也
不卒成也此節
於篇法為駢枝
以左傳義義釋
經故也而責之
晉又為公與踐
王之盟張本
聽輿人之謀晉
有德有禮故能
衆謀所以勝也

謀一波魏擊一
波間處生色○
舊解侵曹報觀
晉之忌伐衛報
不禮之怨取五
鹿並踐天賜之
語觀前篇明言
伐曹衛齊宋可
挽恐不盡然

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
居于襄牛晉文怨其不禮又不假道故不許盟衛人以其君欲從
又夾叙一事買戍衛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
晉殺子叢買即以說焉楚欲救衛而不能魯見晉強謂楚人曰不卒
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
諸城上磔晉死人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晉文患搖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所得晉人棺斂其尸出于外欲加禮
之攻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報施也亦見晉侯有德有禮而報
又與辭三舍以報楚之施相映

若之何帶出秦
人蓋晉本救宋
宋以師從不待
言而秦之合於景

第二段叙晉之
欲戰作主腦我
欲戰矣能無戰
乎揭醒本意○
藉齊秦以告楚
既使怒楚而不

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無德居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
施也報施也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
負羈氏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
殺之文公欲討其違命而愛其材力使人責魏犇束胸見使者曰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起越
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號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宋人使
門尹般宋大夫如晉師告急楚人猶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
告楚不許告楚釋宋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齊秦未先軫曰

左傳

晉敗楚于城濮二

之怒此更激楚
之怒策更奇
宛春告一開子
玉怒一合

第五段突叙晉
之不欲戰作波
折念舊惠審曲
直步步頓跌
晉師退一開子
玉不可一合
此以上皆在末
戰前

豈在父子立德之言

之傳

、逗、戰、字、。此、更、謀、必、戰、之、策、。此、下、乃、先、軫、畫、策、陰、許、復、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二國使絕于楚攜離也。執宛
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衛復不復之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
拘于衛以信。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求晉
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豈在久乎。理直為強壯。微楚之惠不及此。楚成王有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辟君三舍之言皆惠食言以亢其讐也。讐謂
楚也。背楚之惠而自食其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

左傳

七

九

新是謀晉侯有德而能勤民具見於此

第六段眾師已
次城濮乃近將
戰之時晉侯忽
又欲戰不戰生
出無數波瀾將
下不下是文家
聚勢法。輿誦
楚惠夢搏三層
作波。患字疑字
惧字亦三層作
跌。疊用開合文
勢盡變亦見晉
文臨事而惧與
子玉副而無禮
反照。

、逗、戰、字、。此、更、謀、必、戰、之、策、。此、下、乃、先、軫、畫、策、陰、許、復、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二國使絕于楚攜離也。執宛
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衛復不復之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
拘于衛以信。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求晉
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豈在久乎。理直為強壯。微楚之惠不及此。楚成王有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辟君三舍之言皆惠食言以亢其讐也。讐謂
楚也。背楚之惠而自食其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

左傳

晉敗楚于城濮四

與寓目焉子玉
無德無禮不能
勤民具見於此
又與晉侯之疑
懼戒敬相映
當君子有德有
禮之言

其可用也
有德而能勤民具見於此

詞輕漫無禮樂
技之對恭謹得
體勝負攸分
少長有禮一句
應前篇禮字照
本篇德字

第八段是叙戰
正文。先以虎
皮蒙馬偏師直
犯次以設旂詐
退曳柴為遁後
以中上二軍橫

加價

一字足敗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名子玉

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

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

乎大夫謂子玉言為子玉既不獲命矣不獲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煩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言平

車七百乘鞮鞻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鞮在胸曰鞻晉侯登

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在今遂伐

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

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

西鬪宜將左子上鬪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馬見虎皮

作王宮于踐土
無兩宜於此等
之謀勞晉侯及
侯以為會盟就
則不勝其繁而
篇法解散惟於
還至衡雍先序
王宮之作則王
至踐土晉獻楚
保可以順承直
下斬去一切枝

擊夾攻晉來不
獨文德之教亦
且兵法之精俞
云春秋敘大戰
惟城濮乃是真
戰史公叙該下
本此。此段句
句是兵機

蒙馬使馬見之而懼。楚師之良在其中軍。陳蔡奔楚右師潰。蔡
且陳蔡為楚所脅先犯陳蔡攻瑕之術也。陳蔡奔楚右師潰。蔡
屬楚。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欒枝使輿曳柴而
偽遁。曳柴起塵。楚師馳之。楚師見二旆先退。曳柴塵。原軫即先
。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
左師潰。楚師敗績。大崩。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惟
三日。館穀。舍也。食楚。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
土。衡雍。鄭地。今河南原武縣西北。踐土。鄭地。今河南鄉
屬也。城濮役。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
于晉。子人九名。服也。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
城濮。五。晉敗楚于城濮。五。

五傳

晉敗楚于城濮五

蔓而情事顯然

所謂神施而鬼

設也

齊桓之烈堪追

文侯之命。能

以德攻一句結

鄭之從楚與衛

束本篇并叔足

曹之從楚相映

前篇文之教也

且為鄭伯傳王

句真大手筆

張木而鄭致楚

師又城濮之師所以

合也

獻楚俘于王

試思若前無作王宮一

語此處如何入王之下

勞晉之獻俘

突起開入氣脈必為橫隔矣

加傳

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用平禮也。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將厚意。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興父。

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周禮九命。一命受賤。再命受服。三命受

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也。祭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戎車也。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斂盧弓矢千。

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

國。糾逃王慝。晉與周同姓。故稱叔父。逃。遠也。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

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以受盟。侯弟。衛大夫。叔武。衛。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

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

弁。玉纓未之服也。謂已曰。界余。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

澤。水草之交。曰。麋。今河南歸德府。弗致也。大心。子玉

境。蓋神言以宋之地。利送子玉。與子西。使榮

亦足以復。其才。亦足以復。其才。亦足以復。其才。亦足以復。其才。

第十段叙楚敗。後事為本文餘。波。子玉之氣。亦足以復。其才。亦足以復。其才。

聞楚師敗懼與鄭伯魯侯之懼遺應

第十段叙楚敗。後事為本文餘。波。子玉之氣。亦足以復。其才。亦足以復。其才。

左傳

晉敗楚于城濮六

形。及至連鼓而
死。接入晉侯喜
可知也。却是無
限惋惜。抑揚有
致。

實自敗也。與晉之勤民反對。

既敗。子玉戰前之事。與楚王戰後之
命風馬牛不相及。止用既敗二字。直
接榮李實自敗語。渾然無迹。是謂神
施鬼設。

不在民矣。與子玉之不能勤民相映
又與晉之能勤民反對。故以結通篇。

左傳

黃季即榮諫子玉以弁纓禱于河神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

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

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民禱戰，是無心勤民，既敗

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

老，子西孫伯即大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以此

已不在民矣。子玉既死，莫有為我之毒害，為呂臣即叔伯代子玉

俞桐川曰：城濮之役，晉侯全要以戰取威，患不戰不患不勝。篇

中我欲戰矣，能無戰乎？何以戰乎？既戰圖之，戰也。不如戰也。節

節醒戰字。少長有禮。能以德攻。前後照應。文章須要錯綜。
有熱鬧處。有寂寞處。此篇叙戰城濮。如震雷掣電。盟踐土。如青
天皎日。殺子玉。如凄風苦雨。文境變化。讀者改觀。馮云：文章
妙用。全在多作開合。此篇則開合之至奇極變者。如齊秦未可
則一開。宋人之卑。則一合。楚子入申。則一開。伯琴請戰。則一合。
宛春告釋。又一開。曹衛告絕。又一合。至子玉怒。從晉師。竟可合
矣。又退三舍。著寔一開。使讀者一閃一閃。急不得就。方纔落到
次于城濮。以為今而後。可以逕寫戰事矣。忽然接寫晉侯聽誦
而疑。則又開。再寫夢搏而懼。則又開。然後跌落。勅請戰。晉侯
觀師。著寔一合。而以叙戰終焉。一路無數峯巒。層層起伏。文章
觀鉅。

方望溪曰：唐宋諸家之文，終篇一義相貫，譬如萬派同源，百枝
共本。不如此，則氣脈斷隔，而篇法為之裂矣。太史公禮書序首
尾，以二義分承，篇法之奇，唐以後無之。此篇以德禮勤民三義
相貫，間見層出，融洽無間。又漢以後所未有也。
易於坤曰：為文，又曰：物相雜，故曰文。蓋彼此交互，相為經緯，而
文生焉。叙事之文，最苦散漫無檢局。惟左氏於通篇大義貫穿

左傳

晉敗楚于城濮七

外微事亦兩相對此篇言晉侯有德有禮而能勤民所以勝
子玉無德無禮不能勤民所以敗其大經也中間晉侯能用
言不獨博謀於卿大夫且下及輿人得臣剛愎自用不獨榮黃
之諫不聽楚衆欲還不從即楚子之命亦不受又對也楚子不
欲戰而得臣強之晉侯疑於戰而諸臣決之又一反對也晉侯
之夢似凶而終吉得臣之夢似吉而終凶又一反對也楚所愛
者曹衛晉所急者宋魯則陽從晉而陰爲楚鄭則始
鬻楚而終從晉皆兩兩相對所以行軸而成章也

爲下軍大夫四大戰無書三軍之

夫者惟邲特書以晉之喪師由先
剛愎而趙括趙同實助之鞏朝韓宣
則有設七覆於教前事苟首則有以
其族反之獲連尹襄老囚楚公子穀
臣事趙嬰齊有使其徒先具舟於河
事苟不先書其職司則不知其爲何
人既備舉六人則趙掩求卿未得翻
錡求公未得皆第一段從晉叙
以卿族在軍行起帥無成謀佐
而非有職司亦不用命已伏必
見矣
觀釁而動晉人論德刑政事典
怙亂之釁爲楚禮六項先提後
所窺而楚君臣東中用排叙上
言戒無釁可乘二事合說下四
此句乃通篇之事分說上四事
關鍵從簡下二事從

禮不易六事與篇末武有七德義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

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爲下軍大夫荀

息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德刑政事

禮不爲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不後德刑政事禮不

易不可敵也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

左傳

楚敗晉于邲一

相發楚人六事其修為敵所畏
子猶曰武有七詳變六為五文
德我無一焉是勢錯綜不覺其
乃六事所以具板

左傳

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舒討微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
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尺陳也楚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
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為教孫叔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
行右轅左追蓐在車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
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
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
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左傳

十四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弱不自振者則兼而有
取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洵曰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洵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者昧也者致也致
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言武王兼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
言當務從武王之先敵剛慎違命先作伏勢說已往
功業撫而取之先彘子彘先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
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
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非文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
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中軍佐濟故先以獨濟知莊子荀曰此師殆哉周易

左傳

楚敗晉于邲二

亦作伏勢

有之在師坤上下之臨兌下坤上師初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初六卦

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凡執事之人順命以成其功則爲

凶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川壅爲澤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言師

法以如已也今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故

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盈而以竭以竭則盈爲功天且不

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不行之謂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臨有元帥而不從其命令不行之臨

果遇必敗韓獻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韓厥依違惑師亦作伏勢謂桓子曰韓厥偏師陷子罪大矣

年晉殺先穀傳

○三○句○是○敗○之○因○却○是○林○父○罪○案○在○此○點○眼

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鄭

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鄉同師遂濟而濟河楚子莊北師次于郟

以師向北行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今河南子重公子將

右將飲馮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伍奢欲戰令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

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軍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林父新將中軍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

楚敗晉于郟

楚敗晉于郟

第二段從楚叙起君能從諫臣亦改乘已伏必勝之勢。楚國情勢上段從晉人口中叙出。從國情勢此段從楚人口中叙出。兩邊欲還欲戰處處對映。雖左氏長技。寔文家妙訣。此與上段皆寫兩邊。緊晉列諸將議

論錯出。迄無主見。楚只伍參揣料。一定遂決。大計。晉以軍佐。復而濟河以南。楚以令尹順而攻。轅之北勝。敗。攸分相配為起局。

○通料之。○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上中下三軍之帥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料其師。○從。○聽免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管。今河南鄭州北二里。鄭師在敖部之間。○南。敖部。二山。今河南鄭州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懷甚。○鄭師為承也。○此層破他。驕。字。從。詳。○楚師必敗。○長。句。逸。○子書曰。○楚自克庸以來。○文。十。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日。○在軍無日不討。○齊。筆。法。○軍實而申做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昔。商。紂。持。其。百。戰。百。克。之。

楚及鄭與士會。料楚伍參料晉。相照又與後莊。王自謙遙映晶。光四徹楚莊得。此提唱分外生色。

○威其後武王滅。○之。卒。殄。其。祀。○訓之以若教。○蚡冒。○若。教。蚡。冒。皆。楚。之。先。言。二。君。勤。儉。以。啟。士。○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匱。○短。句。峭。○可謂驕先。○此層破他。老。字。從。簡。○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此層破他。無。備。又。從。詳。○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兵。廣。有。二。卒。卒。偏。之。兩。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此層○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每。日。右。廣。鷄。鳴。初。駕。馬。數。其。時。而。止。左。廣。代。而。受。之。至。于。日。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破。他。鄭。師。為。承。又。從。簡。○鄭親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延。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以。我。卜。去。就。也。鄭。不。可。從。趙。明。甚。四。字。盡。鄭。之。情。總。一。句。

楚敗晉于邲四

第四段忽叙楚人求成作頓跌。至此用緩勢作放開之局如山過峽處文氣得此一寬盟有日矣四字極力頓住下用突轉亦通身關捩也。此以前未戰時事上是議論下是叙事。上

行其所聞而復致師實事皆以虛言出之忽用一語指實與下文承接無間所謂變化無方

段鄭成之誘師。此段楚宰之求成文勢一開相配為展局。第五段突接楚之致師作波瀾。三人各述所聞虛處用寔後各行所聞而復寔處用虛。此合下段楚致晉晉致楚晉逐楚楚逐晉楚射麋膳晉晉射麋膳楚晉以辭免楚楚以辭去晉兩兩對映筆筆生動。

本傳

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勝楚是克敵國服鄭知季莊曰原屏咎之徒也。原趙同屏趙括徒。趙莊子趙是得屬國。贊得是。虛頓。曰欒伯樂武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楚少宰官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言楚莊王立時少其辭。聞二先君穆王之出入此行也。往來。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也。率遵。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陷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也。遷徙。曰無辟敵羣臣

無所逃命。言受命如此。羣臣無所逃之。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不欲和以疑晉許伯曰吾聞致師者致師之道。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而樂伯曰吾聞致師者致師之道。左射以蔽。左車左也。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自代其御以執轡使攝叔曰吾聞致師者致師之道。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車右入敵人取其左耳執俘。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形、容、好。樂伯左射馬而右射入角不能進矢一而已。存其一點染好。麋麗龜。麗著也。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

左傳

楚敗晉于邲五

相屬篇法散漫而無所統舉宋以後
諸史無異矣故
因甄子不肯設
備連類而預書
之則敗後三事
得以類相從而
不雜矣太史公
所謂非好學深
思不能心知其
意者當于此等
至于楚軍雖連類而書設復有二
第十段叙晉之
敗績已完戰事
晉上軍不敗
中軍敗而濟下
軍敗而奔舟
中之指可掬寫
敗狀終夜有聲
寫敗聲添毫妙
謂變動若鬼神

兵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也久無入薄我詩云元戎十
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趨志其速也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中軍而濟下軍一筆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曰掬二軍爭舟故所斷手指在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
中者可以兩手掬之言其多也下軍無備故楚子使唐
狡與蒸鳩居告唐惠侯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故被逐楚子使唐
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楚之乘廣先左
篇中疊見楚人
乘廣之制故戰
之終事又舉此
與前相應
以廣隊不能進
因敘楚之乘廣
連類而及之

華後人不能到
○前後皆叙晉
敗事中忽插王
見右廣一節斷
續入妙○晉敗
忙亂已極大國
數奔一句非子
之求數語偏有
閒趣晉敗狼狽
已極死載連尹
之尸生繫公子
之囚頓增聲色
緩急相間生殺
互用此文家變
化妙訣○上段
孫叔遂疾進師
見其有備此段
桓子不知所為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
軍佐也○曰待諸乎待楚來戰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
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
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言楚
左廣始出亦必以左廣終歸自是楚之乘廣先左得勝故晉人或
以廣隊不能進故不能進楚人甚之脫扁車前橫木少進馬還
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旆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顧曰吾不如大
國之數奔也言楚師既出險乃顧楚人而朝之趙旃以其良馬二濟
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遲故遇楚不能疾驅而去

左傳
林定敗晉于郟七

以因廣隊之
奈連類而及之
以表尸之與下
載襄老之尸相應

見其無備。上寫
楚迅速之勢。此
寫晉倉猝之狀。
一踴躍。一狼狽。
兩兩相形。與上
段相配為正局。

以其族反之。敗後又有獨及而勝者。
故敘晉之敗。以此終焉。且與篇首
穀之獨進相應。

以二者選公子穀臣之囚。又與智
之囚相應。

第十一。段叙楚
勝後事。結楚莊
之案。首段士
會贊楚。列叙六
事。此段楚莊自
謙。統舉七德。提
束分排。前後對
映。楚莊識見
高。議論大。辭氣
亦謙婉。豈復有
揮戈躍馬之象。
與城濮叙晉文
朝王一節。易法
相同。長篇文

左傳

棄車而走。林逢大夫。晉與其二子乘。謂其子無顧。趙不
見。顧曰。趙
僕在後。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
達命。使二子下車。指木而謂之曰。止。明日以表尸之。
汝尸于此。木。綏。轡也。以車綏。授趙旃。接工尹。齊。句。
重獲在木下。尸而。死。楚熊負羈。楚大。囚。知瑩。知莊子。
知莊子。以其
族反之。反。還戰。厨武子。魏。御下軍之士多從之。
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
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本為求子。
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山西。
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
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擇其人。以好箭射之。不可苟也。射連尹

伏後易。子事。

名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

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

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

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于時夏。允王保之。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

定。其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定。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定。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定。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左傳

楚敗晉于邲八

字。須得此方東
得往戰伐文字
必如此方收得
變

豐年

豐年此其六六篇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致豐年夫武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德故使子孫無忘其

章著之篇章使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

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

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入之幾危也而安入之亂以為已

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

事而已立廟于此武庫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

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

戒而殺之以土封其尸骸以為大戮辱以警義之人吞食小國者而民

可以為京觀乎楚子既勝而自以為
不德所見高遠所以德立刑行政成
事時典從禮順
而不可敵也

歸於怙亂者也夫晉之怙亂者軍師則
有先穀大夫則有趙括趙同卿族之
在師中者則有

魏錡趙盾而以
鄭石制之怙亂
引史佚之言及

詩以證之所謂
妙遠不測

許男楚傳主釋經此經所不書而
詳之者以二國動楚乃南北盛衰分

界不可不志且
與前不克遂往
相應也

段相附
餘波不與上下
應前救鄭及鄭
皇成請師文內
教語帶結鄭事
在師中者則有

懷違命而經獨
書林父責元帥

左傳

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言子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

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戰勝當喜而反憂如有憂公曰得臣即子

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僖二十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

楚為十四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士渥諫曰

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恃人之亂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

子魚辛未鄭殺僕叔即魚及子服即石制鄭知其君子曰史佚所

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

還禮傳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鄭大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

此舉鄭寔階之厲故並及之

楚師歸

楚敗晉于郟九

○尖○峭○開○國○策○之○先○

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
世不競。○論○當○前○ ○就○晉○論○ ○就○楚○論○
○論○後○日○ ○又○就○林○父○論○ ○論○平○日○
○論○ ○就○晉○論○ ○就○楚○論○
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
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

景所以不失霸

城濮之師。晉文深沉詳慎。而子玉以剛愎自用。應之。故晉勝而
楚敗。邲之戰。楚莊持重安閒。而林父以漫無節制。應之。故楚勝
而晉敗。兩篇可以參看。○俞云三提河字。五點濟字。是大閑目。
楚分二廣。晉分三軍。或動或靜。或勝或負。是小閑目。楚以有
備而勝。晉以無備而敗。是文中要領。
文共十二段。分作六大截看。兩兩相配。前茅中權後勁。
千頭萬緒。節節迷離。段段清楚。汪洋浩瀚。順軌安瀾。

使復其位。○公羊
殺梁傅及國語
國策皆篇各一
事而脈絡具焉
左傳則分年以
紀事而義貫於
全經前此城濮
之戰楚殺得臣
後此邲陵之戰楚
殺公子側故林父
請死晉侯使復
其位不得不具
書以志晉楚軍
法之寬嚴又以
晉文既勝而有
後事之慮與楚既
勝而知前事之非相映以為樞紐義
法之精密如此

方望漢曰。怙亂為此篇樞紐。衆所共知。然以著晉之所以敗而
楚之不可敵。不能該也。以著先穀趙括趙同魏錡趙旃之債事。
而林父及羣帥之失謀。不能該也。故又以觀釁而動。貫穿前後。
而楚君之明於七德。修其六事。日夜警備。無釁可乘。楚令尹之
臨事而懼。當機而決。伍參之知。已彼料敵得間。皆統攝於此。
矣。晉之釁。不獨先穀之專行。趙括趙同之黨附。魏錡趙旃之樂
禍也。林父不能制命。明知必敗。而從韓厥分惡之謀。一釁也。隨
季之對。先穀得而更之。二釁也。楚子求成。不使荀首知營往。明
知魏錡趙旃之樂禍。而曲從其請。三釁也。諸帥明知楚之宜備。
而不為戒。四釁也。士會設七覆。則無釁可乘。而一軍獨全矣。使
中軍下軍。各自為備。則魏子偏敗。而晉師不致大崩也。觀伍參
之言。則晉之釁。楚早見之。觀士會趙朔樂書韓厥之言。則晉之
釁。合軍皆自知之。而林父不能定謀。諸師不能強諫。以白彌其
釁。則不敗何侍哉。至於乘晉之釁者。楚也。而觀釁而動。則以晉
士會出之。怙亂者。晉人也。而引史佚之言及詩。則
於鄭石制發之。旁見側出。不可端倪。神乎技矣。
此戰之事。與言最繁。雜細碎。故特起連類而書之。例使一以事
之前後為序。則意脈不貫。拳曲臃腫。而不中繩墨矣。其兩兩相

楚敗晉于邲十

映則與諸戰畧同。楚人致師。晉鮑癸以其有辭而免之。晉人請戰。楚潘黨以其有辭而免之。魏錡趙旃皆以有求不遂而請使。其願見者也。晉羣帥皆不欲戰。而欲戰者惟先穀。楚君相皆不欲戰。而欲戰者獨伍參。荀林父之命。不獨不行於先穀。趙括趙同。乃得而更之。趙旃魏錡皆得而強之。而楚之軍政。則專制於叔孫。不獨伍參不敢違。三帥亦莫敢參焉。即王必告焉而使。自改其前命。隨季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先穀之獨進。樂書知鄭之不可從。而不能折趙括趙同之黨。荀首以易論敗之。可必楚子以詩論勝之。不足為功。隨季言楚之六事不易。楚子言已之七德俱無。引詩者五。古賢之言二。楚先君晉先大夫之言二。隨季則總述楚之軍政。樂書則獨舉楚之車法。其中軍及左右前後之制。既見於隨季之言。故於後並舉左拒右拒以備楚之軍政。其乘廣之制。既詳於樂書之言。故於後並舉游闕以備楚之車法。樂書之言。則趙朔稱善。卻克之言。則隨季稱善。趙嬰齊以舟具而先濟。趙旃之兄與叔父以馬良而先濟。趙旃前以遇大敵棄車而走。林後以失良馬棄車而走。林逢大失二子之尸。連尹襄老之尸。知瑩之囚。公子穀臣之囚。凡事皆兩兩相映。如錦繡組文。觀者但覺其悅目。而無從覓其歲功。後有作者不可及也矣。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伯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成公十六年

晉侯厲將伐鄭。成五年晉盟諸侯于蟲牢鄭服也十二年鄭伯如晉故伐之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時厲公無

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時書為政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罃居守卻

犖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甲

其將勝。戊寅晉起師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鄭大與往。

左傳

晉敗楚于鄢陵一

可立侯也。專章。乃一篇綱領。蓋欒書卻至所欲禦者外患而范文子所欲弭者內憂。諸侯外叛。秦君臣內懼。而憂可弭耳。有勝矣。晉之勝。孟獻子早見之。與楚之敗姚句耳早見之相對。

第一段叙晉出師。開端即用范文子語埋伏後事中。後從此抒論。乃通篇筭健。晉之勝從孟獻子口中說出。

將右獨舉子辛
以子重為令尹
已見十一年是
役發命者子反
蔽罪者子反則
子反為司馬不待書矣

第二段叙楚出師。楚之敗先從申叔時口中說出。後從姚句耳口中說出。此與上段相配。已定勝敗之案。

與往非。楚子王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順時，而疲民以逞。齊盟事神，而食話言，奸時以動順時，而疲民以逞。

吾不復見子矣。楚之敗申叔時早必之。與晉之克郟章必之相對。

多矣。臨敵而逃。則君臣同憂。而不暇內相圖。獨言君臣輯睦者。與臣言忠。故不及君也。

第三段叙兩軍相及。就晉一邊寫。仍以范文子語作前後。開目一層。將至以欲反挑之。眼在羣臣輯睦。猶有善後之望。二層相遇。以不欲戰挑之。眼在內寧。

快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獲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

左傳

晉敗楚于鄆陵二

左傳

共

以為外懼乎再言晉國之憂而東皆不論故至此始正告之

外憂漸有後患之恐三層立陳以執戈示之眼在存亡天也蓋有亂端別啟之懼凡三層本段自為聯配。晉勝楚敗又從卻至口中說出

童子何知焉文子所憂不惟羣臣知其子亦不知也故怒而逐之因以警羣臣

本傳

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

齊狄敵楚而已○此勢已不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聖人安不忘危治

外無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

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晉軍吏患地范匄子趨進曰塞井夷

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軍屯必有井竈塞之夷之則軍中之地即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時不在一

敗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

也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三間蠻軍而不陳○蠻之從楚

左傳

第四段叙晉軍却從楚一邊寫出

戰禱也郟之戰不實敘師而以致師者之口出之以虛為實也此則以實為虛晉人軍中事皆現於楚子伯州犂之口是謂出奇無敵

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在陳而囂合而加囂○陳合

喧加各顧其後○後各慮莫有鬪心○六間舊不必良○非精必以犯天

忌晦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

王後○伯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以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晉軍騁

或曰名軍吏也○軍吏散居軍中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幕軍中帳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

塞井夷竈而為行也○行行列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

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鬪椒子宣四年楚滅

左傳

出。上段是目見儼然制勝紀律。此段是口宣揭出致敗形勢。俱從對面用筆。不須寔鋪玲瓏萬狀。楚國得有晉之伯州犂。苗賁皇天然妙對。此與上段相配。以前皆在未戰前。

第六段承晉駕用正叙。以陷淖。撤公取致。為後之勝作跌勢。
以晉臣語視起賁皇。苗皆曰。晉侯左國士在。謂州且厚。兵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精。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
○上段詳此。○段簡極有變化。
○葉集也。既擊楚左右軍。乃合。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
○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也。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公從之。有淖泥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淖。或從淖左行。或從淖右行。或從淖中。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在公左右。陷於淖。晉君之車。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君前臣名。故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大任。謂將中軍。專。謂專命。

癸巳記事書。常法也。已叙戰事。復追叙未戰時事。措筆甚難。實與日子便顯然可知。為甲午前一。日事而承接無迹。是謂化腐臭為神奇。
射共王中目。因養由基之射。連類而及。呂錡夢中之射。遂就呂錡。夢古所射。必楚王。而以及戰二字。直入射王中目。與前臨陣之事相續。此等神理。惟左氏有之。

第七段承楚駕用追叙。以躡甲。徹札取致。為後之敗作跌勢。此與前段相配。已及臨戰時。第八段正叙戰事。先用追叙。後接正叙。一夢一占。中目中項。姬姓異姓。兩矢一矢。本段自相配映。

復為戎御。言既當大任。不得復為御也。且侵官冒也。元帥而代戎車。失官慢也。侯則反。怠元帥。局遠其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舉公。以出於淖。追叙。癸巳。隄。暇。潘。疍。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躡。聚也。徹。七札馬。徹。透也。言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射。子。王怒曰。大辱國。尚智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當以藝。呂錡。錡。即魏。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姬姓。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斃。以二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車。免胄。而趨風。免其首。胄。疾。趨。楚。晉敗楚于鄢陵。四。

左傳

晉敗楚于鄢陵四

左傳

三十

第九段叙追楚。卻至免胄。楚子遺弓。千戈搶攘。中寫得雍容閑雅。筆墨改觀。免胄遺弓。趨風肅使。本段自相配映。合十一段。又互相配映。

第十段叙追鄭。晉有韓卻。二子兩從。兩止。鄭有石唐。兩臣內。旌請止。本段自相配映。合上段。

敗者壹大此篇。雜敘戰事。並未明著勝敗之迹。故於唐荀請止見鄭之敗。於楚子及子重之謂子及見楚師之敗。於子及引罪見奔由中軍。一變從前諸戰。變墨是謂文成而法立。

看一是追楚。一是追鄭。亦可相配。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呂錡而言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不去其旗。是以君臣同盡。乃內旌於發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親為鄭君。敗者壹大。死則親臣而止。我不如子。如石首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也。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死藝之言。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發必應。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過人之能。晉師乃止。囚楚公子。拔藥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晉侯于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旌所在必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旌為勇。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

左傳

此段為卻至見殺張本。子使工尹襄問遺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殷威。有韎。韋之跗。乎。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法戎服。若袴而屬于足。背。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此皆。卻至見客。使者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令此段點綴楚。楚之戎事。以君之靈。間。道。蒙甲胄。不敢拜命。禮介者不拜。故不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為事。謂軍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肅若。追鄭。晉韓厥從也。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怯于後。追故。屢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快評。謂呂錡已傷楚子而言也。杜註以為筆之。戰。魯辱齊侯。此就韓厥一人言之。非是。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輅。迎也。欲先使。余從之。乘而俘以下。車。已自後登。其卻。

左傳

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此亦鑒于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不去其旗。是以君臣同盡。乃內旌於發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親為鄭君。敗者壹大。死則親臣而止。我不如子。如石首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也。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死藝之言。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發必應。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過人之能。晉師乃止。囚楚公子。拔藥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晉侯于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旌所在必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旌為勇。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

晉敗楚于鄢陵五

而復鼓變鐵見
子重之旌與郤
至遇楚子之卒
相映行人執楯
以飲子重與王
尹持弓以問郤
至相映子重受
飲免使者而復
鼓與郤至受弓
肅使者而免曹
相映至二卿之
從鄭伯杜溷羅
謂可及韓厥止
之蕭翰胡謂可
得郤至止之晉
侯中自之筮呂
錡射月之占又
其顯見者也
見星未已此戰實無大勝負但楚君
既集矢於目而復實遺子反之卒又

執楯免使者復
鼓承飲受飲以
整以暇猝忙中
却別見風度
本段各有配映
合上段一寫敗
後聲勢一寫勝
後風度可以相
配即合十一段
前遇楚子之卒
今遇子重之旌
晉邊前免曹今
執楯楚邊前問
寫今受飲前肅
使而退今免使
而鼓言詞舉動
色色遙映以
上正戰事

○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
○攝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鉞御持矛。
○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
○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
是故也不亦識乎。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
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補卒乘。
○繕甲兵。
○展車馬。
○晉人患之。
○苗賁皇狗
曰狗者編蒐乘也。
○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
○申禱
更行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殺陽豎。
○獻飲
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奔故以敗續書得此二語情事了然
蓋日既終而戰未已楚師實果奔奔
也以且字遙接
晨慶重軍簡明
而曲暢若此
何以及此未戰
則切戒重臣既
勝則正告其君
戒臣則欲其輯
睦以事免戒君
則欲其修德以
凝命厲公之恃
勝而驕郤至之
矜功而恣變書
之失謀而讒國
亂君弑之情形
一一在文子心
目中矣故返國
而使祝宗祈死
杜預以為因積
自裁也

第十三段叙戰
後事從晉楚兩
邊寫。子反命
更賁皇狗師一
發狠一作勢楚
乃宵遁晉得食
穀一收敗一收
勝兩兩相配末
以范文子語作
東與前文遙應
一憂于未戰之
前一戒于既勝
之後也一線串
成一絲不漏
第十四段乃經
文殺公子側正
傳在此篇尺作
餘波

○收。晉。勝。○仍。以。范。文。子。收。○收。應。前。文。劉。○
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
倂。○何。以。及。此。○得。言。倂。而。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
○謂。不。見。不。可。○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
○城。濮。○君。不。在。○當。受。元。帥。○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
○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
○隕。師。徒。者。而。也。○亦。聞。之。矣。盍。圖。之。○勸。子。反。如。子。王。之。○對。曰。雖。微。
○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

晉楚三大戰。城濮之戰。著晉文之霸也。以少長有禮。能以德攻為正旨。邲之戰。著楚莊之霸也。以林父未能行令。先穀剛復不

晉敗楚于鄢陵六

仁為反托。此皆意在本傳中。鄢陵之戰。晉雖勝楚。見晉厲驕侈。克敵是益其疾。以為後之不終。張本。意在本傳外也。以范文子數段議論為起下。三篇各有主腦。而叙次議論中起。伏照應。離合閃爍。色色精妙。尤為後來史家權輿。

俞桐川曰。整暇是晉所以勝。輕窳是楚所以敗。先說破輕窳。以後逐節摹寫。先歷叙整暇。至末忽然點明。兩國大勢了然。而文又錯綜變化。賁皇由楚奔晉。故能得楚之情。潘黨養由基。叔山冉皆楚良。在中軍也。呂錡射王。卻至遇王。所謂三軍萃乎王族也。觀此可得勝負之故矣。范文子五段議論。有明有暗。有婉有直。有詳有簡。段段精神。策車一段。將晉事先叙一半。後叙一半。而楚君臣語間于其中。斷續離合。絕世奇妙。

時厲公昏。卻氏驕。此戰特以倖勝耳。逾年厲公被弒。三卻見誅。晉室大亂。范文子老成識遠。特為國勢持論。文即以其言為通篇筭鍵。最得主腦。其叙事處處用對偶之法。有兩段平配。有兩段遙配。有本段自相配者。兩兩關映。如陳思鏡。蘇蕙錦。顛倒迴環。無不精妙。可云巧極而天工錯。

方望溪曰。此篇大指在為三卻之亡。厲公之弒。張本。故以范文子之言貫串通篇。而中間國之存亡。天也。二語尤前後之樞紐。蓋鄭之叛服。關晉楚之興衰。彙書知之。晉之勝。孟獻子知之。楚之敗。申叔時知之。姚句耳知之。楚有間可乘。卻至知之。苗賁皇知之。而晉之逃楚。可以紓憂。倖勝轉為亂本。則眾人皆不知。蓋眾人所知者。人事之得失。而文子所憂者。天命之去留。失政之經。棄民之信。則必敗。致己之謀。得敵之間。則可勝。人事也。君無德。而以倖勝。致亂亡。臣不睦。而以爭功。生猜釁。天命也。眾人夢夢。再告以國憂。而不喻。故推極于天命之存亡。以警之。而既勝之後。又正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興。以警其君也。

左傳以後。敘次戰功。莫如史記項羽救趙之師。然其辭意精采。頗顯而易見。不若左氏五戰于叢萬壑。風雲變現。不可端倪。使觀者目駭而神怡也。豈惟後人。即作者於五戰外。不過齊秦之師。小有邱壘。過此晉楚二戰。皆略而不叙矣。蓋能事已極。無為屋下架屋。如五嶽崇巍。雖造化之靈氣。亦不能多結也。

五戰惟鞏有闕文。其脈絡之灌輸。精神之流注。遂莫可探尋。可知古人為文不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襄公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襄公二十七年。

于宋襄公二十七年

以為名欲以為名是明知兵之不可弭信之不可保也故曰以誣道蔽諸侯

雖曰不可曰不

可知其誣也始許之以名應也

我焉得已知其誣始以名應

第一段叙各國許盟以無數許字作眼目。事為晉楚而設故先之齊秦為大國次之小國以二皆字括之。齊從晉故晉詳而齊亦詳秦從楚故楚畧而秦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武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向戌提事之主。晉楚舉會之綱。弭兵。點本意。為名。欲獲息寓書法。如晉告趙孟趙文子。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不可不許。弭今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

左傳

晉楚及諸侯盟于宋一

亦畧

第二段叙各國皆至以無數至字作眼目。事以晉楚為主。晉信而楚詐。趙武先至于宋。便見其坦實。子木後至自陳。便見其發難。中間錯舉各國。末以皆至二字括之。與前段皆許作映照。成言于晉。成言于楚。只爭晉

以為多文辭此言宋享文子之禮與辭足觀也而晉楚在會之辭與文子答鄭六卿之賦其綱維皆引於此。觀此可知舊所載禮辭甚多左氏恐累篇法而難艾也與齊語姜氏告重耳凡數百言而傳約以兩言同義成言於楚晉楚之無信又發先要言以楚

楚之從交相見乃一篇開目楚釋齊秦盟以齊言事乃定局

盟以齊言又齊言以申固之

楚人表甲在會而懷惡乃欲以兵為名乎

左傳

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得卿享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舉之也。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從武命盈後至故言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楚子木止陳故向戌。戊辰滕成公至。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

相難各敵底衷前而齊秦另叙此處方有頭緒。之不能於秦也。而不能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傳謁告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向至。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先整齊其言不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大夫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藩籬為軍不築晉楚各處其偏。楚處南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晉之氣恐有患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急可左迴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因會擊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

左傳

晉楚及諸侯盟于宋二

馬用有信楚之無信子木不自諱而可望信於楚以弭兵乎

反照晉人守信為弭兵正旨晉楚為會之綱抽出將兩國對罵反正相形

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伯州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信亡何以及三不能及三年為明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猶云不得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待病而死非子之患也晉不食言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夫謂宋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

言違命也弭兵之利未見而兼事晉楚靈財用為小國之災已先見矣傳主釋經故所載之事有技藝者而必曲為縮食可徵古文結構之難

第四段是盟時事以晉有信也句作結穴。二段交相見楚人一發難三段表甲楚人二發難此段爭先楚人三發難皆為晉

猶云不寧惟是日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獨晉取信故綴叙魯人之言以錯見諸國是附記之法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敷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視宋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于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而遂其小是故貶之劉氏啟曰豹不書族突起楚人晉楚爭先爭先發難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也更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猶助詞非歸其尸也盟也子務德無爭

左傳

晉楚及諸侯盟于宋三

有信作反照。晉有信也與上好對收。

晉有信也。晉非能發德守信也。知楚之不可與爭耳。傳者曲為結故以信與晉。

第五段叙盟後事以晉卿楚卿問答作收束。此會以晉楚為主。晉有趙孟叔向楚有子木彼此答對咨訪前獻叙此一段情恰好處特表叔向帶叙趙孟添叙范武皆為晉卿生色。

外皆鄭卿自託於晉之辭。與楚無信而晉有信相應。又以見趙武能用叔向之言。務德懷遠也。觀此可知舊所載子木叔向之言甚多。復蓋雜艾而約言以包舉之。

第六段叙趙孟叔向歸途事。作會宋餘波。賦皆有贊或推美于彼或謙謝于已。或彼已雙關。獨伯有別例。分作七樣文法。錯綜變化。當享時各有贈言。卒享後挿入告叔向。一層作斷層。叠不竭。特表趙孟為前段不能對。補其鏽漏。亦遙應前多文。

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尸主辨具者與上。尸盟字各義。楚為晉細不亦可乎。諸侯為盟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乃先楚人書。盟。自同于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乃先楚人書。

先晉晉有信也。蓋夫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坐所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書辛巳。此乙酉之盟。乃重盟也。是經書盟後事。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于諸侯。對曰。夫子范文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

子之德何如。于諸侯。對曰。夫子范文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

盟。楚重結晉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孫段公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詩名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則降以趙。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故可以不忘。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鵲之賁。賁之賁。責。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鵲以為。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功。成之。比趙。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詩小雅。義。孟子于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詩小雅。義。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見君子。其樂如何。既。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見君子。其樂如何。既。

盟。楚重結晉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孫段公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詩名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則降以趙。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故可以不忘。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鵲之賁。賁之賁。責。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鵲以為。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功。成之。比趙。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詩小雅。義。孟子于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詩小雅。義。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見君子。其樂如何。既。

辭一語。煊染生色。帶叙叔向。及前段特表叔向。亦使叔向為介。一語不落空也。楚人之反寂。無酌贈之文。而晉卿淹雅可風。如此此華與荆之辨也。

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避。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故趙孟喜于相遇。印段賦蟋蟀。詩唐風。曰無以荒。良士瞿瞿。顧禮儀。然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所以保家。不荒。公孫段賦桑扈。禮文。故能受天之祚。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卒章。趙孟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在背。後。抽出。伯有因當。面含蓄。故顯言之。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孟倡賦詩。以為自寵。故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伯有太。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伯有太。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謂伯有之謂矣。為三十年。鄭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印氏其

不亦誣乎。揭出隱情。通篇筋脈。振

第七段叙宋向戌請賞事。作會宋斷案。向戌弭兵為名。請賞為利。實屬可議。子罕以兵不可。弭賞不宜。求發此一番議論。照應起處。收結全篇。絲絲入扣。

未悉故復疏。言之。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樂以安民。民樂與民同。不淫以使之。淫。縱其欲。以。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虐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賞典。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武。謂湯亂人以廢紂。謂桀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以誣周之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

左傳

晉楚及諸侯盟于宋五

又按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邑多

德莫大焉以誣罪之向成亦憐然心服蓋本欲以為名也

將有滅亡之禍子罕也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責我以義是存我也

司直邦國主直道者樂喜子之謂乎阿向成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逸詩今周頌何以憂恤而規傲向成之謂乎善向成能

命我則收此言以為藥石作眼一篇大結構晉楚合成亂夷

夏抑中國也借曰拜兵信字作眼小國事大一之已敵况又倍

乎成隱衷子罕一段議論是向成定案當日諸侯服晉者十

之七服楚者十之三晉楚交相見楚之利晉之不利也故篇首

敘齊晉詳叙秦楚畧想見列國之情書先晉晉有信一句全

一篇主腦篇中所叙在楚純是兵威在晉純是文德在楚純是詐

段寂寞有一段腴練便有一

一段樸率文章布置之妙

方望溪曰兵本無可弭之理雖欲暫弭必諸侯相信而後可晉

楚無信諸侯懷疑兵何自弭知其不可弭而欲弭之以為名是

誣也告於晉晉知其不可告於齊齊知其不可而姑許之彼以

名求亦以名應也豈惟諸侯即向成豈不知其不可特欲以誣

道蔽諸侯耳故始中終皆用此義聯貫猶恐間架濶遠章法散

漫又以多文辭收攝在會之語及會畢過鄭賦詩贈答之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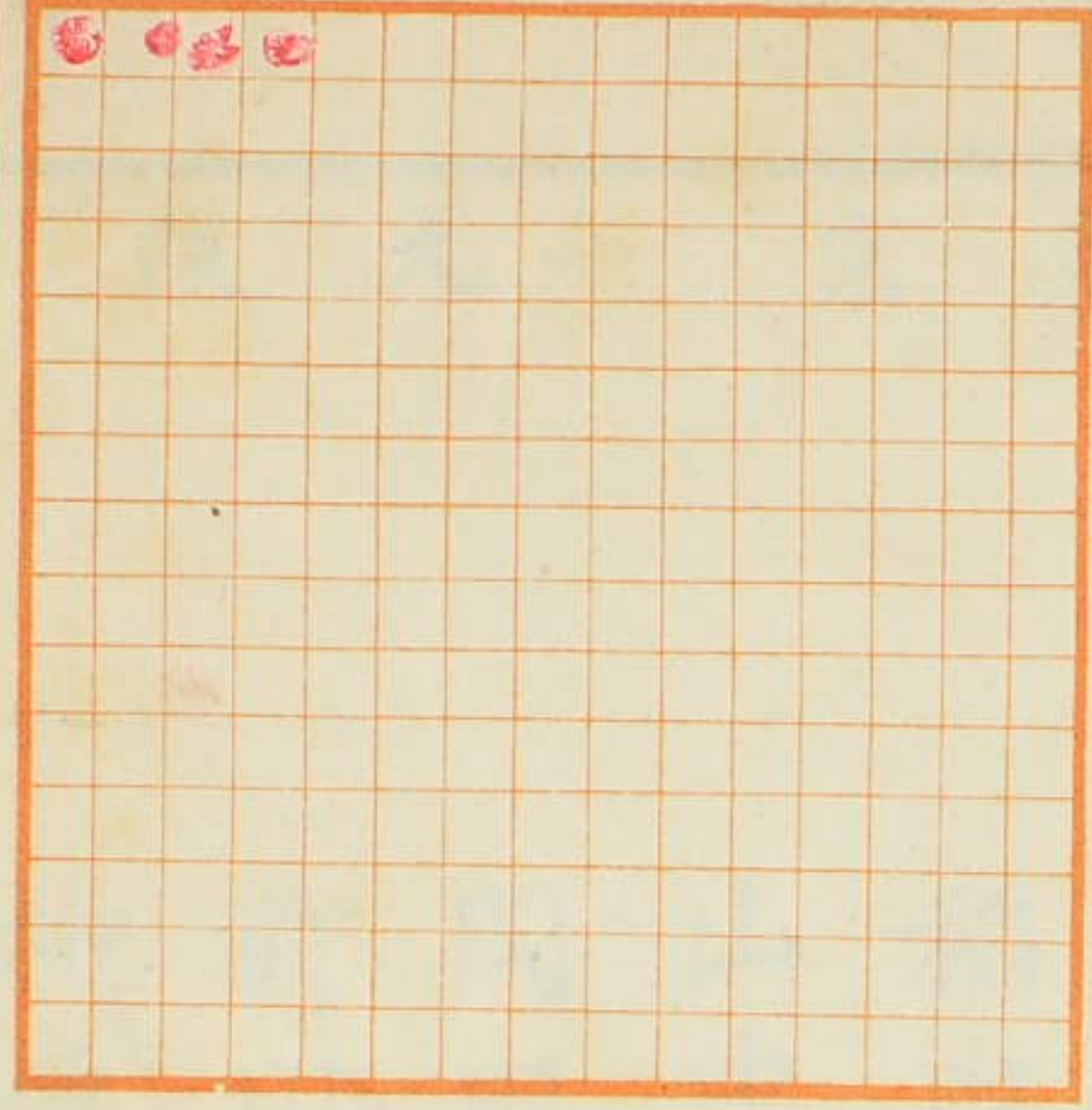
多文辭又以見晉之德不足以及服諸侯

而屈於蠻荆徒喋喋於文辭無益也

左傳僖文以前義法謹嚴辭亦簡鍊宣成以後義法之精深

如前而辭或澶漫矣故於篇中可難艾者勾畫以示其略

4年6月



明治十七年六月廿六日 版權免許
同年七月廿六日 刻成定價四十錢

北昌茂兵衛

佐兵衛

市兵衛

茂兵衛

善兵衛

小喜兵衛

鈔錄人
出版人

東京

今

埼玉縣

書大阪

肆肥後

東京目黒區目黒町

奎文堂藏版

熊本縣士族

竹添利鏞

麹町區五番丁九番地

高水怡莊

日本橋區吳服町六番地

原亮三郎

本町三丁目

牧野善兵衛

通四丁目

長為為一郎

鴻巣駅

梅原龜七

備後町四丁目

長崎次郎

熊本新三丁目

左傳

明治十七年六月廿六日 版權免許
同 年七月廿六日 刻成定價四十錢

東京大阪

北島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岡田茂兵衛
前川善兵衛
柳原喜兵衛

鈔錄人
出版人

發 東京
兌 今
書 大坂
肆 肥後

熊本縣士族
竹添利鏹
同 高水 怡莊
日本橋區吳服町六番地

原 亮三郎
本町三丁目
牧野善兵衛
通 四丁目
長為為一郎
鴻巣縣
梅原龜七
備後町四丁目
長崎次郎
熊本新三丁目
奎文堂藏版

東京日本橋區最前町 奎文堂藏版

